



# 乡行漫记

何沃燃 魏洋洋

冬去春来,“百千万工程”的春风吹遍了岭南沃土,肇庆乡村正以崭新的姿态焕发生机。身为统计工作者,我更好奇数字背后乡村正发生着怎样的蝶变。恰逢周末,我便走进乡野,去寻找答案。

高要金渡铁岗的青石板路蜿蜒向前,两旁修旧如旧的岭南风格建筑,红砖黄瓦间勾勒着利落的白色线条,时光仿佛在这里慢了下来。最引人注目的,是那间由闲置农房改造而成的乡村众创空间——“屋顶咖啡”。登上古社群最高处,点一杯温热的肉桂咖啡,坐在露台俯瞰,鳞次栉比的岭南古厝与远处的烂柯山脉尽收眼底。店员是位年轻的本地姑娘,眼里闪着光,说起节假日涌来的

游客,聊着人们如何在此洗去一身“班味”。风从远处吹来,混着咖啡的醇香与村落悠长的烟火气,让人恍惚间读懂了闲置资源盘活의深意——原来那些纸上的调研数据,化作了杯中的温度,成为了姑娘眉宇间藏不住的自豪。

咖啡的余香还在舌尖,视线又被田野间一座“亮眼”的光伏长廊牵了过去。走近细看,深蓝色的光伏板整齐覆盖在长廊顶上,祥瑞纹绣、花窗与木格栅错落有致,既保留着老建筑的韵味,又融入了现代科技的温情。白日里,这里是游客打卡的好去处;夜幕降临时,村民们搬来小板凳闲聊,孩子们在廊下追逐嬉戏。听村民说起,才知道这不只是个好看的景致,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“绿色银行”,悄悄为村集体积攒

着收益——每年的租金与分红能带来近十万元的增收。倚着栏杆,感受微风拂面,心里忽然透亮起来:那报表上增长的数字,便是这人夜后更明亮的长廊灯火,是邻里相聚时更热闹的谈笑,是家家户户日子里那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踏实。

午后的阳光愈发柔和,我驱车前往高新区龙湖社区东华村的共享菜园。一踏入,便被满眼的生机包裹:整齐的菜畦间,红彤彤的番茄挂满枝头,几位城里来的游客正弯腰采摘,竹篮里早已装得满满当当。闲聊间得知,这片菜园原是村里的零散荒地,经村民们巧手改造,再借着假期宣传,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体验采摘,还承接了公司团建与观光旅游。不用进城务工,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孩子,工作人员脸上的笑容,比枝

头的果实还要灿烂。不多时,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叽叽喳喳涌了进来,原来是来研学的小游客。他们围在农技员身边,认真学着种植知识,在田野间读懂“粒粒皆辛苦”的真谛。这生机勃勃的一幕,让“三产融合”这个词褪去了抽象,变得可触可感——这里不仅是农田,是休闲去处,是自然课堂,更是一份让村民安心在家门口增收的依托。

离去时,暮色渐起。铁岗古村的咖啡香、光伏长廊的暖光、东华菜园的欢笑声,在脑海中交织成一幅画。我知道,笔下记录的数字,从来不只是数字;乡村的蜕变,也不是轰轰烈烈的重构,而是于细微处的焕新,是一幅正被千万人细细描绘的、壮阔而又浪漫的田园诗篇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肇庆调查队)

## 翠华以南是终南

李宏
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全国有许多南山,但终南山只有一个。终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中段,也称南山,东西长两百公里,这里群峰竞秀,四季皆景。近日接续登临终南腹地之南五台、翠华山、圭峰山,三山高低相近,求同存异,妙趣横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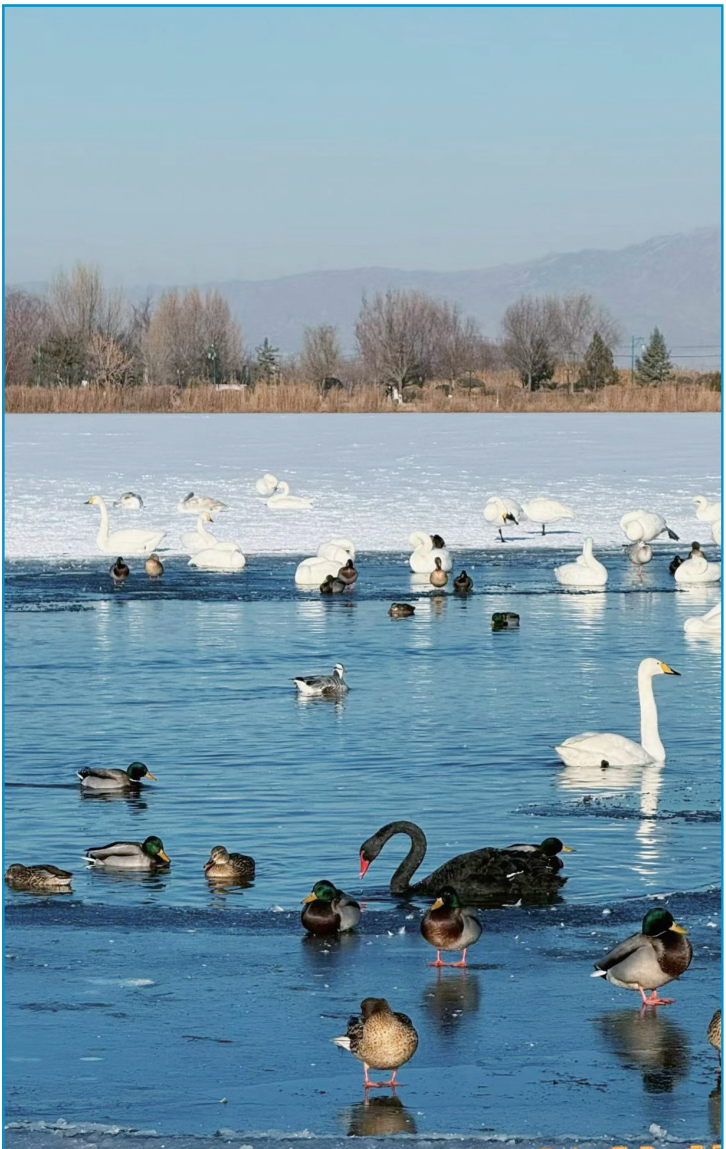
这辈子来了多少次南山早已记不清了,但南五台还是第一次来,先后登上海拔最高1688米的观音台及灵应、文殊、清凉台,依山就势的寺庙香烟袅袅、古韵悠悠,超然世外又不失烟火。从一台到另一台全是上上下下的台阶,见年轻人奔走如飞,很是羡慕,自己以安稳为重,走走停停,前1小时感觉疲惫,随后身心机能渐与大山适应,感觉舒服多了,正好细观终南阴岭秀、积雪浮云端的美景,更有登高望远、层峦叠嶂的激情与豪迈,心灵得以疗愈、精神得以净化,这一切还还是终南。

空山不见人,但闻“鸟”语响。因进山较早的缘故,翠华山偌大景区除了一些工作人员几乎没什么游客,忽然特别能理解王维笔下时常出现的“空”字,如空山新雨后、夜静春山空、胜事空自知等,尤其在冬季,一方面是大山的空灵与寂静,另一方面也是内心的投射,所见即所得,你看到的正是你内心想要的,学会放下,给自己减负,坦然面对。翠华以南是终南,此地属终南山核心,距海拔2604米终南主峰直线距离不过数公里,但实际里程数倍于此,6年前曾造访,以高山草甸闻名。景区最大看点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山崩遗迹地质奇观,似汹涌澎湃又棱角分明的石海,以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来形容再恰当不过。人如蚂蚁渺小,在石缝中穿行,不由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山中湖泊名天池,即山崩形成的堰塞湖,一派湖光山色为终南诸峰少见。海拔1450米翠华峰旁之太乙观星石,同为山崩杰作,在群山环拥下,道骨仙风,栩栩如生。西望南五台隔一梁二沟清晰可见,仙境一般。两山一道一佛共享终南亦增色添彩。天池畔迎宾松600年,佷硬挺拔又不失婀娜,为翠华山标志性古松,人常言寿比南山不老松,大抵如此吧!

圭峰山海拔1528米,因山形陡峭如玉圭得名,山体突兀高耸,似利剑直插云霄。其三面临崖,立于南山北缘,感觉在南北无论哪儿都能看到其挺拔秀美的身姿,非常抢眼,才有了天上一轮月、圭峰十二圆的美妙夜色。冬季干燥,路面有尘土砂砾,下山时一不小心脚下打滑,来个屁股墩,鞋面、裤脚全是土,别有一番原始的山野情趣。途中遇茅屋圭峰禅寺,闭关修行不对外,这与建筑精美、游人如织的南五台寺庙形成鲜明对比。海拔近千时,见灌木丛有零星花开,俯身轻嗅,惊之异香,忍冬也,原来这就是春天盛开一花两色的金银花,没想到冬天亦花,凌冬不凋,得名于此吧。冬天的花儿本来就少,山下的冬梅、腊梅、雪梅、黄梅都是一种梅,冬至前后初花,半月后入佳境,香飘百米,入夜闻暗香、沁心脾的大抵是冬梅。

西安一落雪秒回长安,是冬雪的庄严与肃穆拉近了与千年古都的距离。而终南一落雪则秒回故乡,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,面对终南我们始终可以找到方向、找到回家的路。日月星辰,寒来暑往,她一直没变,是我们心中永不凋零的精神故乡。她似乎在告诉你,家永远在这里,当你想家的时候,随时可以回家。所以关中人、西安人有事没事进秦岭、入终南,让疲惫的身心化作精神的愉悦。因大山本身蕴藏一种无穷的力量与美感,心情好了去登山指点江山,心情不好去登山排忧解难,心情不好不坏去登山,两者兼之,皆从中汲取正能量,迎接新的一年、新的一天。

中岁颇好道、晚家南山陲,晚来天欲雪、能饮一杯无。此刻的室外,夜幕低垂,南山隐约,泮水潺潺,一幅山水入梦的天然画卷。终南似一杯美酒,来之即饮,成本不高,绝对珍品,真是醉了。



冰湖栖羽

雷淑霞 摄

## 博湖苇雪

杨茜 摄



## 寒冬与暖数

周品

冬日的天色将明未明,像一块冻透了的青玉板子,空气里脆生生的,带着清冽的劲儿。又到采价的日子了,我揣上本子走进冬日里的集市——那些空白的格子,等着被一个个数字填满。这活儿做久了就明白,每个数背后,都牵连着各家灶台上的冷暖。

菜场在旧街的深处。车刚停稳,嗡嗡的人声就漫过来了,温吞吞的。走进去,像是扎进一个活生生的、呵着白气的肺腑里。三轮车、竹篓、木板摊,把窄长的过道挤得满满当当。可这片杂乱却蒸腾着一股热乎气,把冬天的寒死死抵在屋檐外头。

我眼睛成了两杆小秤,先转到菜摊前。胡萝卜洗得透亮,橙红橙红的,一根根码得整齐,头顶上还留着翠生生的缨

子,水灵灵的。“咋卖?”“两块五。”卖菜的阿姨系着靛蓝围裙,袖套洗得发暗了,脸是风吹日晒染透的赭石色。她手里没停,正把几根带泥的萝卜拣到一边。我往表上记。旁边的菜摊堆着大白菜,帮子雪白,叶子嫩黄,一层层紧抱着,像襁褓里的娃娃。“白菜便宜,卖不出价,”守摊的中年男人抄着手,跺了跺脚,“两块一斤,抵不上工夫钱。”我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耳朵,笔下记的,好像就不只是“2.00”这个数了。

转到肉案前,气息全不一样了。暖烘烘的荤腥气混着铁器和厚木墩子的味道。猪肉暗红里透着鲜润,肥膘白得晃眼,一整扇挂在铁钩上,还微微颤着。摊主是个壮实汉子,围着油光光的皮围裙,厚背刀“哐”地斩下去,声响又沉又实。他声气足,话音也像砸在案板上似的。

我一边走,一边记。青椒六块,鸡蛋

六块,四季豆的价还是有点扎眼,白菜倒是一如既往地平实。这些数字,起初只是表格里一行行孤零零的码子。可它们慢慢在心上活络起来,串起来了:那“两块五”的胡萝卜,连着她皴裂的手指头;那“两块”的白菜,映着他呵出的长长的白气;那“六块”的青椒后面,是老太太挑拣时犹豫的背影。它们不再是纸上冰凉的“物价指数”,倒像是生活自己写下的脚注,一笔一画,都带着体温。

我忽然想,我们这些常年和数字打交道的人,天天称斤掂两,到底图什么呢?或许不只是为了报上去那些数字。我们真正要称的,是这寒风里依然韧着、在琐碎里依然认着的活气儿。价有高低,季有冷暖,可这集市上蒸腾不散的烟火气,那为着一餐饭、一点零嘴儿而生的掂量和盘算,在生计的夹缝里依然存着的一点盼头——这份沉甸甸

的“活着”的温热,是任何表格和曲线都装不下的。

日头渐渐高了,青玉板似的天色透出温吞的淡白。集市里的声浪仿佛也染了这光,愈发明亮、喧腾起来。我合上本子,手指冻得有点发僵,掌心却存着一点暖意——那是从那些交易、问价、劳作和期盼里分得的。

离开时,又经过那个白菜摊。中年汉子正把几颗模样稍差的白菜剥去外皮,露出里头鲜嫩的心子,放在一边,准备便宜些卖。他抬头看见我,咧开嘴笑了笑。我也点了点头,心里最后一行无形的数字,在这一刻安然落定了——那是关于尊严,关于盼头,关于在任何一个冬天里,都不会被完全冻住的生活本身。

这份价格单,终究是要以人心为砚、烟火作墨,才能写得实在,写得暖和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柴桑调查队)

## 半旧半新是故乡

周强

当旧岁最后一抹暮色漫过村口老枫树,新年第一缕晨光爬上老屋窗台,我们又一次站在时间的渡口。于新旧交叠之际归乡,恍若一脚踏进记忆的彼岸,一脚立在现实的此岸。

暮风掠过,将村边路灯的光晕吹得摇曳斑驳。我立的老屋门前,门楣上的旧对联卷着边角,褪色的红里,仍浸着旧日除夕的温热。恍惚间,熟悉的香甜漫上鼻尖,那是烟花散尽后,硫磺与喜糖交融的气息,独属于记忆里的新年。

墙角梅枝悄然攒满绛红的花苞,幽香暗凝。檐下晾晒的腊肉,丝丝咸香混着炊烟与灶火的暖,织就一片踏实的人间烟火。去岁守岁的笑语仿佛还在梁间萦绕,新年,正静立在这梅苞与腊香交织的门楣上。

一头扎回故乡的怀抱,才惊觉时光的刻痕有多深。村口老枫树的沟壑又添几分,每一道都是风霜与岁月反复雕刻的年轮。最是父母日渐佝偻的背影,

唤我小名时粗粝沙哑的嗓音,如风吹过冬日干裂的田埂。这双手曾托起我无忧的童年,此刻递来一碗热茶,掌心粗糙,茶汤滚烫。暖意直抵心间,倏地漫上眼眶。

一阵清亮的笑声如银铃乍破,由远及近。是孩子们追着风,从村口跑过。那笑声叮叮当当撒了一路,像一粒石子投进岁月深潭。漾开的涟漪,外圈是此刻的喧腾,内里是四十年前那个明亮的下午。我怔在涟漪中央,一时不知今夕何夕。

这笑声将我唤醒。原来故乡的岁月从未单纯流逝,而是以“半旧半新”的姿态,在时光的缝隙里悄然生长。你看,邻家奶奶摇过蒲扇的手,正轻快地滑动着手机屏幕;她嘴角漾开的,仍是旧日宁静的笑意,此刻正为千里之外孙儿的笑脸点亮。旧与新的经纬,就这样被生活织进了同一片布帛。

故乡的岁月,在眼前被时光对半摊开:一半,是往昔沉淀的“旧”。墙根斑驳的青苔,在无人留意的角落镌刻着湿润的年轮;外婆桃园的沁甜,依稀黏在

舌尖;伏在奶奶膝头听故事的月夜,是一场舍不得醒的梦。老木椅上的每道磨痕,灶台边的缕缕烟熏,都藏着人间烟火,裹着说不完的光阴。

一半,是眼前铺展的“新”。老人们踏着流行音乐的节拍,步子生涩却欢快;老父亲刷起了抖音,也学会了网购;邻居家的新能源汽车,充电口闪着莹莹微光;长辈牵着孙儿的手,走过旧岁的灯火,迈向新年的晨光。村口的路灯,用一圈融融的光晕,温柔地笼住游子的归途。

而眼前这群鲜活的生命,终将带着土地的印记,奔赴另一片星河,恰如当年的我。新与旧的轮回,早已在一辈辈的奔赴与回望之间,静默而坚韧地铺展。恰似村口那棵老枫树,在日年轮深处,总有新芽于寂静中蓄力。旧未远去,新已走来,它们在流转的时光里相拥共生。

晚风捎来灶间米饭将熟未熟的香气,浓浓的暖意漫卷过来,消融了我周身从远方带来的寒气。

年怕中秋,人怕中年。行至知命之年,风尘仆仆归来,方懂得那“怕”里的

真意:那是光阴落下的微尘,是转身时空茫的背影,是爷爷蒲扇摇出的风,仍悬在旧日午后的半空,是蓦然回首,山川不语、物是人非的怅然。

可正是这份“怕”,让我在每次停靠时,更懂得俯身捧住眼前这碗滚烫的锅巴汤——焦香浓郁,热气漫上眼角,也盛着岁月所有欲说还休的言语。让我更加眷恋并珍惜,每一次浸满家常话的温热短聚。

于是,我便在这一轮轮月圆月缺、一岁岁年头年尾的流光里,在这一趟趟归来与离去的辗转中,渐渐读懂了:何为扎根泥土、从未移易的“根”,何为缠绕心头、永远温柔的“念”。根,是村口那棵无言的老枫树,是山坡上那片岁岁更新的葫芦藤;念,是母亲眼角的笑纹,是父亲宽厚的手掌,是孩子们奔跑时扬起的、扑面的尘土。

这半旧半新的故乡啊,就在暮色与晨光之间,在绵长的守望与刹那的回望之间,静静地亮着,旧着,新着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统计局)